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祝廷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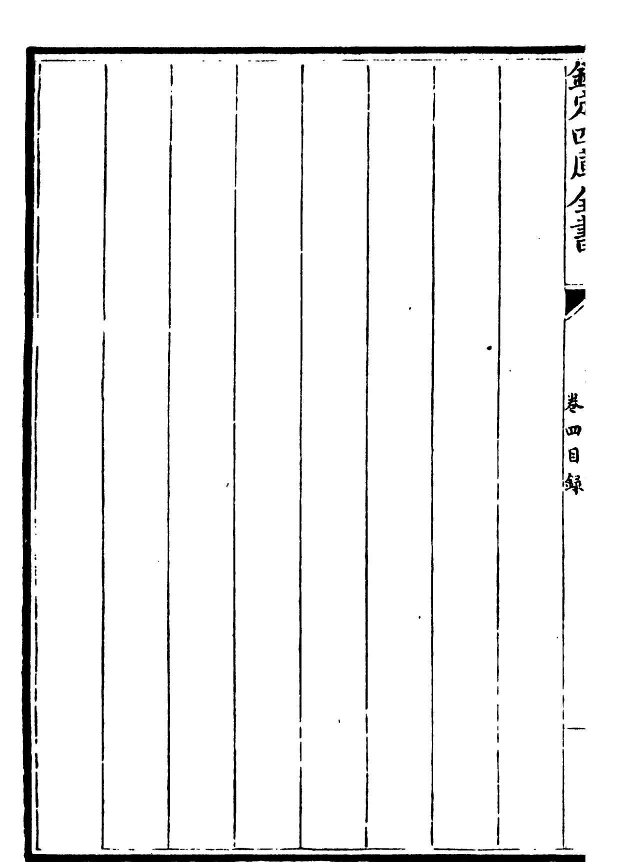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目録

昌黎韓愈文四

書　序

贈崔復州序
贈張童子序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

昌黎韓愈文四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

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𤣥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

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

愈再拜

凡有血氣皆有爭心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故雖末藝

聖祖御
於僕
風骨

鄙事欲造其至皆不祈人之知而惟求已之是謂天已所獨知者本不得有人知之理也雖然造其是也則必合乎離血氣而存之性離血氣而存之性猶與越一人也黄農虞夏與今一時也則又人必知之而不得有終於已獨知之之理也昌黎之於文於此實深喻之深喻之則藝也進乎道矣至其以揚雄為勝老子又述侯芭勝周易之語所為溺愛者不明造其作送王塤序述孟荀而不及揚則晚年更進一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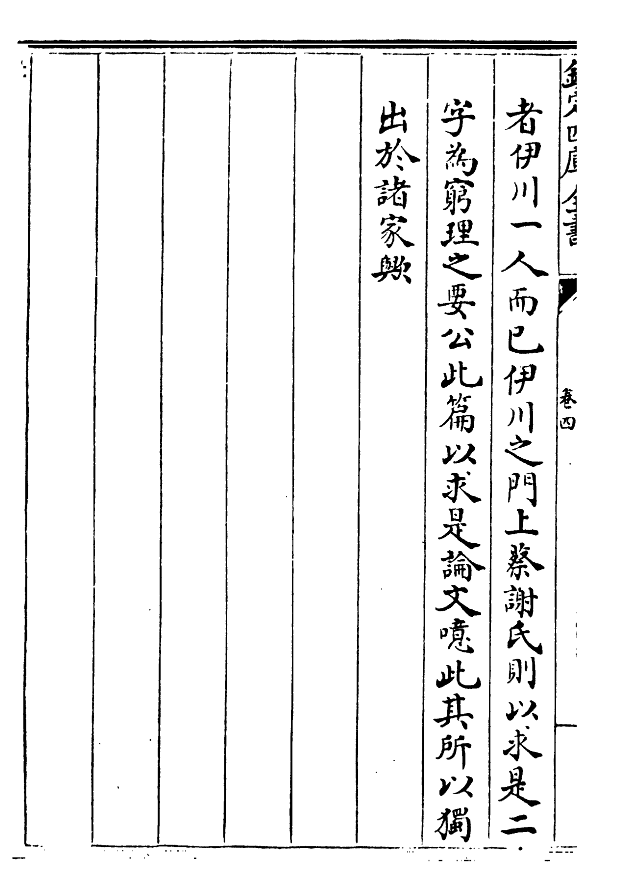
評
此中獨見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

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

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
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尋
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
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
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於
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
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愈白
李光地曰宋人謂程伊川三代以下凡事必求其是



者伊川一人而已伊川之門上蔡謝氏則以求是二字為窮理之要公此篇以求是論文噫此其所以獨出於諸家歟

答陳生書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葢君子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以信而事親以誠

所謂病乎在已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

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愈白

朱子曰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已以信事親以誠告與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濶而其理實如此

答呂毉山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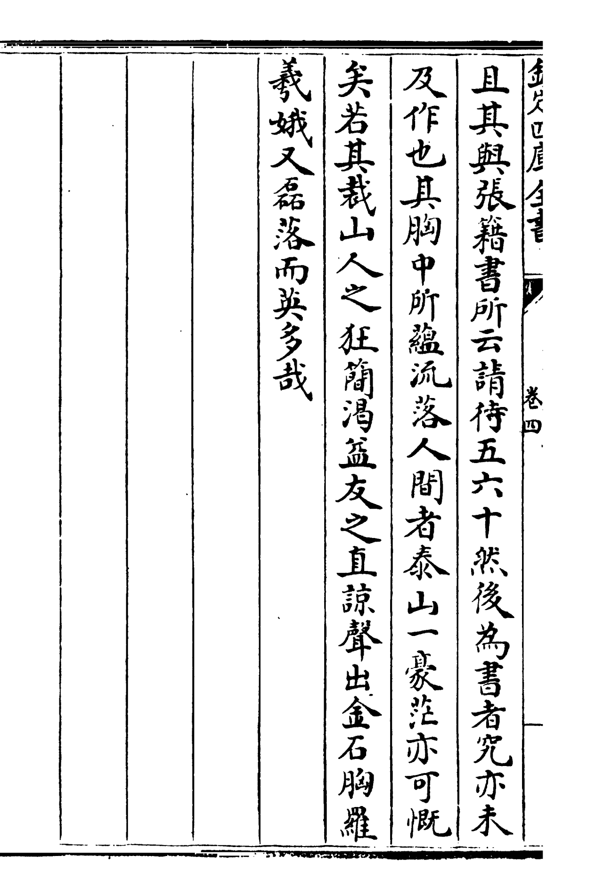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

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鞵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益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

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唐承晉魏之後六經晦塞昌黎思掃其榛蕪務張而明之旁搜遠紹孤而無鄰故每以顏子得聖人為依歸則簞瓢自樂為易易深悲已之不得所依歸也其於經生如殷侑輩勤綣請問辭氣加敬遇山野之士必設問以觀其成熟與否蓋可見求其友生以為錯攻玉平生殆無往不然歟設與程朱生同時則其所造詣必更有進

聖祖御批
談兵者
勅發
趙充國
擅長



且其與張籍書所云請待五六十然後為書者究亦未及作也其胸中所蘊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亦可概矣若其裁山人之狂簡渇益友之直諒聲出金石胸羅羲娥又磊落而英多哉

評

尹文英氣西漢晁錯凼每以此斯文近之

與鄂州柳中丞書第二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竪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蹴蹜莫肯仗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

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頳凛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閤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輙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

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閤下以

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唐書柳公綽傳為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即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每戰輙克

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曽無絲毫事為報答敘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悦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疏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説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

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駡者愚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為之

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盖覆黤黮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朱子曰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輕偉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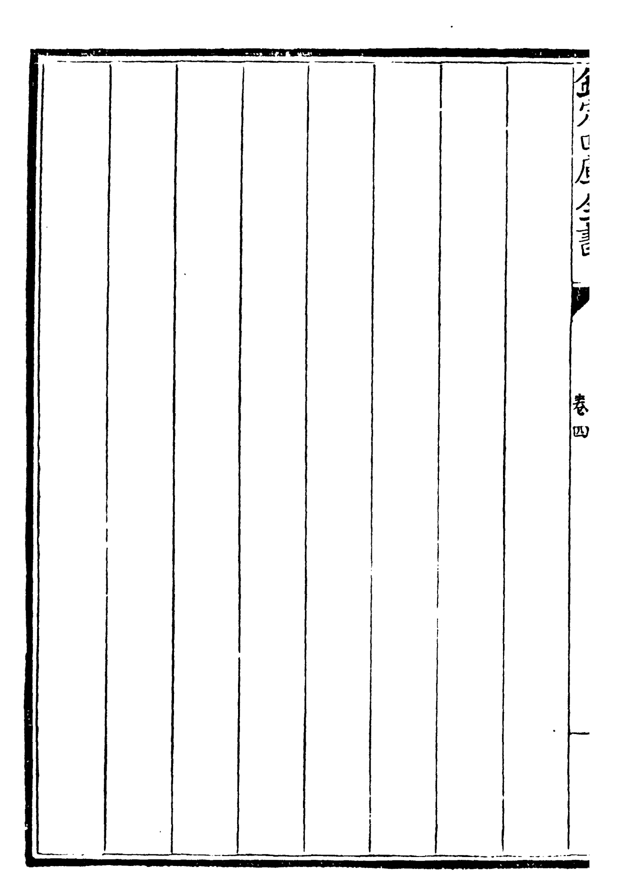
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隂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馬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

中侍御史年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唐室重内輕外匪特輕外也其遐方邊徼朝士得罪者乃之官焉地莫非王土民莫非赤子其遠於京師君相耳目之所難及則俾牧斯民撫斯土者宜較近地有加意必忠信慈惠才行卓犖世所共仰之人乃宜居之而

以為罪臣責逐之所何其倒置也實平為廣州從事益人情所不釋然者故昌黎文以開之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

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絶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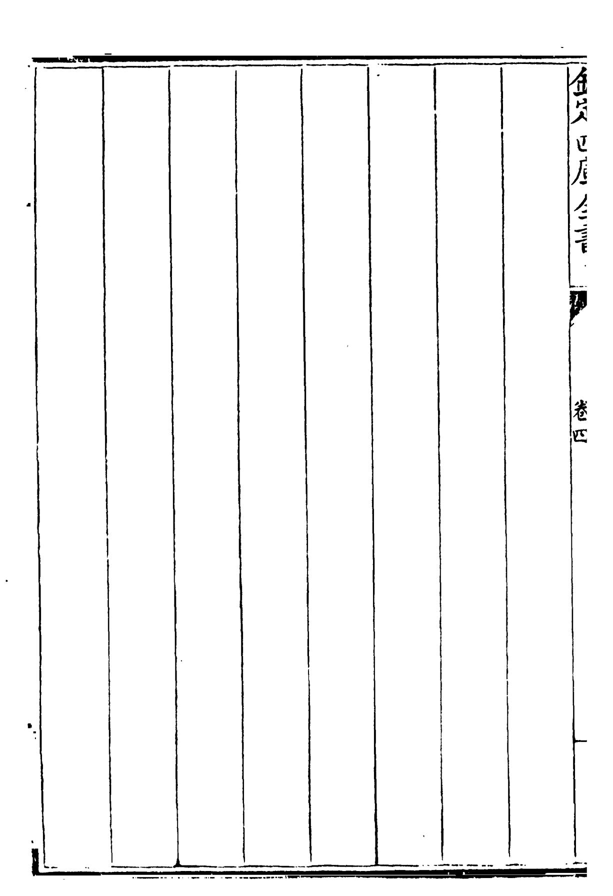
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朱子曰據本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

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為是年作

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野為

溧陽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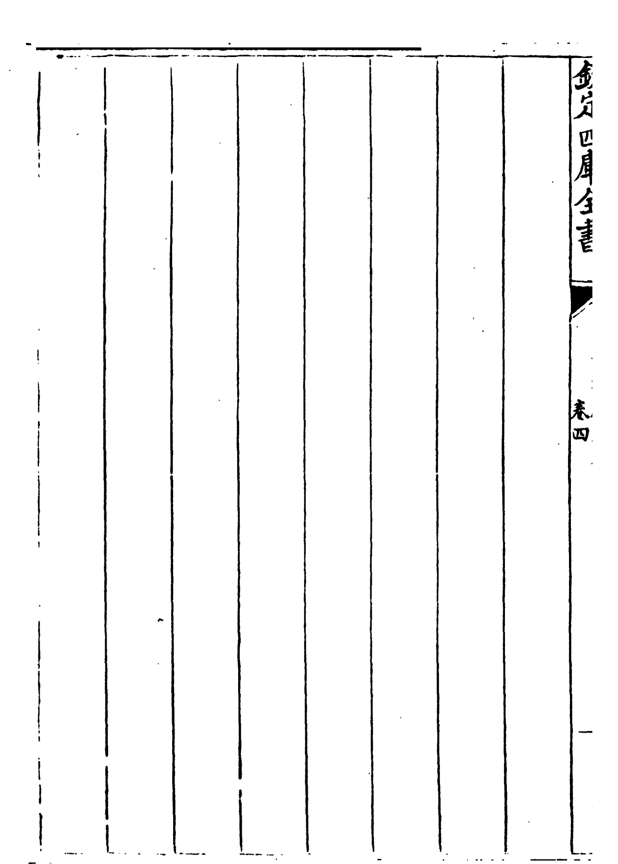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

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
階以升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
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
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
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子貢觀於蜡子曰賜也樂乎子貢曰一國之人皆若狂
賜未知其樂也子曰賜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
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唐

貞元閒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爲樂亦古者通蜡之遺意雖然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若德宗時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及閒暇以明政刑猶懼弗悉當張而弛其事不足書也而彈琴以詠先王之風如見舞雩沂水之意又可紀也文意固兩具之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密来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内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禄之来也不可辭矣科寧

有利不利邪

學於大學以明先王之經而唯資以發策決科其陋出老佛下也科有不利則易其業而他經是習以此請於博士又乞文以張之太學生之於經也如此賢博士所聞而慙者也故昌黎曰余媿乎其言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

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緑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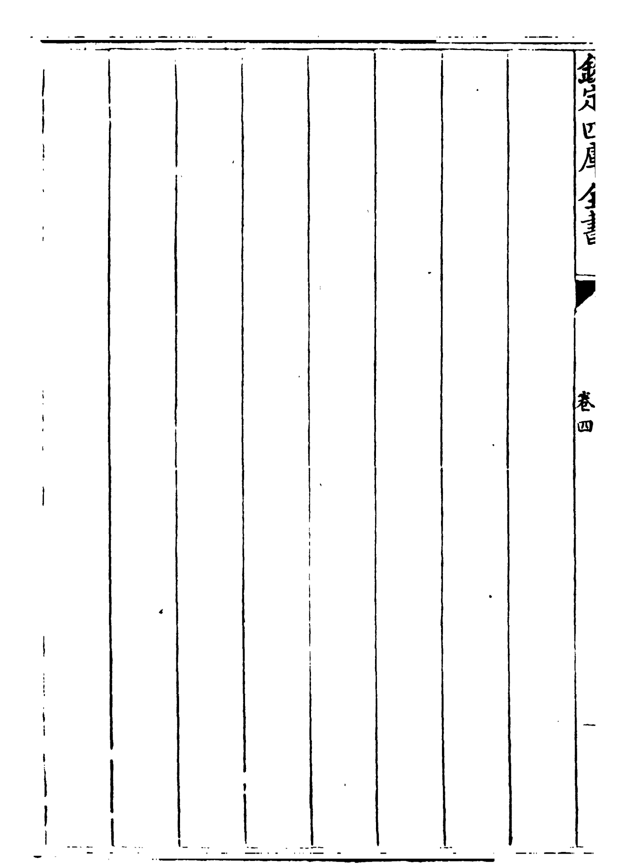
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儌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

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輙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後世遂以東坡之言為信然矣東坡好滑稽觀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一語可見葢自嘆不能企及乃從而為之辭耳豈真唐之文章止此一序也六一所云晉無

文章止歸去来辭一首亦屬難信或六一以晉宋間龍戰於野其人果賢者宜皆辟世若淵明者言而履之可謂真文章也是以為是說耶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懐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

出而仕矣

朱子云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禄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茍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産無恒水旱癘疫之

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甞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父天母地子萬民曰天子由血氣而分之則各子其子由理氣而分之天下莫不子也理氣者血氣之主則子

萬民者較子其子為吏切焉而非虛言其理而實無其事者也子有不能呼籲其父母則行道傷之民有不能呼籲其大君則莫之省憂者理之不明而道之不行也惟其形隔勢睽是以設官分職大以遞統小小以遞承大使萬里之遠億兆之衆皆得以情達於天子天子得以盡其父母之責焉爾然而龍蛇混雜蒼黃交眩大吏欲達而小吏蔽之小吏欲達而大吏壅之且大小朋比而專以罔其上唯身之名位是保民之性命非所問於

是九重之上奚翅水旱癘疫之不聞賊民與良民肝腦塗地而方且以爲無纖芥事者史冊所載有不盡寧有虐哉成湯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良有以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當於此等文字反覆循環推類以盡其餘庶幾赤子得養於其父母乎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

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由是舉者或逺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逺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由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

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陜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

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勇力材技智慧皆得乎天而不可强然而所性不存焉固無足為人之重輕也骨騰肉飛曳牛磔石臨死生而狐疑喋痒則不如迎風則僵順風則伏者矣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以此行其私而濟其不仁則不如木僵拙訥無能為役者矣人之智慧何獨不然下筆便成過目成誦又特智慧中之一端耳佛氏之説曰神通本宿因亦謂與性無涉

也人之有勇力材技智慧當思天之生材之難累千累萬而無一人務成其美以為國家之用已之有勇力材技智慧當知與能飲健啖無二無别無足矜者務力於學以成其人毋使斯世目為尤物焉可也如張童子者後乃無聞徒以十一歲通二經名於後世兹榮也兹所以為愧也夫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目録

昌黎韓愈文五

序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

昌黎韓愈文五

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劒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

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賔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拏舟而來升自賔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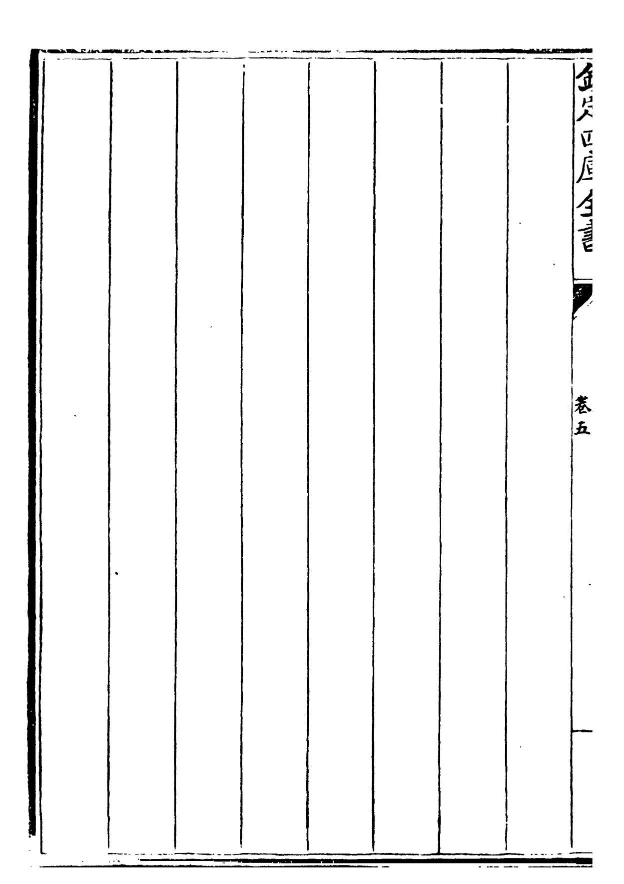
朱子曰洪謂區册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之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　按洪謂洪興祖慶善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

孔子没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悦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李光地曰此韓子之文醇乎其醇者也前無所承而斷置分明如此此亦頗采揚雄之意然揚不能如此條暢也故原道譏雄語焉不詳柳子厚亦謂退之決作之加恢奇惜乎其自許以五六十著書而未逮也



訂乃排釋氏浮屠贈言正原道中明先王之道之者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

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

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

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恍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

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

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

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
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昌黎以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於心泊然無所起於世
淡然無所嗜必不能書是葢以沉空窈㝠為一生死解
外膠也夫沉空窈㝠非浮屠氏之所許而一生死解外
膠又非沉空窈㝠之謂也其曰於心泊然無所起非謂
其屏聞而去見邪屏聞而去見其聞見之根不增減於
毫末也其曰於世淡然無所嗜非謂其屏聲而去色邪

屏聲而去色其聲色之陰仍縱横於區宇也明之與暗猶晝之與夜晝之與夜猶生之與死今將取暗而舍明則是取夜而舍晝取死而舍生但見其惑之滋甚何嘗一生死哉是即外膠也又何嘗解哉故曰無内無外然後膠解無死無生然後一如夫此無内無外無死無生者大之為天地小之為萬物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日用而不知者庶民行著而習察者

聖賢夫豈浮屠氏所得而專之者哉學者牛毛識者麟角識者牛毛至者麟角彼高閑者固不足以語此也雖然無邊之不中無小之不大一技之末亦未有不一死生解外膠而能造其極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不具論若碁之射僚之丸秋之奕曠之音鵲之醫藝之所以致精者何以能然哉當其志不分而凝於神則已有射無碁有丸無僚有奕無秋有音無曠有醫無鵲矣及其官知止而神欲行則又碁無射僚無丸秋無奕曠無音鵲

無醫也惟其在此無自在彼無物然後技之奏也通於神明使奏技之時不滯於自即滯於物則必支離眩轉奚有奪天巧而號國能者哉昌黎謂外物至不膠於心猶未達夫心亦無心非外物者亦不至也夫心亦無心非外物亦不至到此地位豈非一死生解外膠哉若夫旭之於書心有所動物有所感具於書焉發之何以能然哉喜怒等情既發之於書則其情無情也書之為書却狀情之喜怒則其書無書也兩皆無者妙為一有於

是情見而書入於神其於物也亦然否則點畫波磔豈繪事哉而能狀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種種造物之變也即昌黎此文可謂與旭之書同一化工矣其何以能然哉當其下筆時豈非在此不見有自在彼不見有文不期然而然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乎於斯時也豈不一死生解外膠哉孟子言之矣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藝固然矣道何獨不然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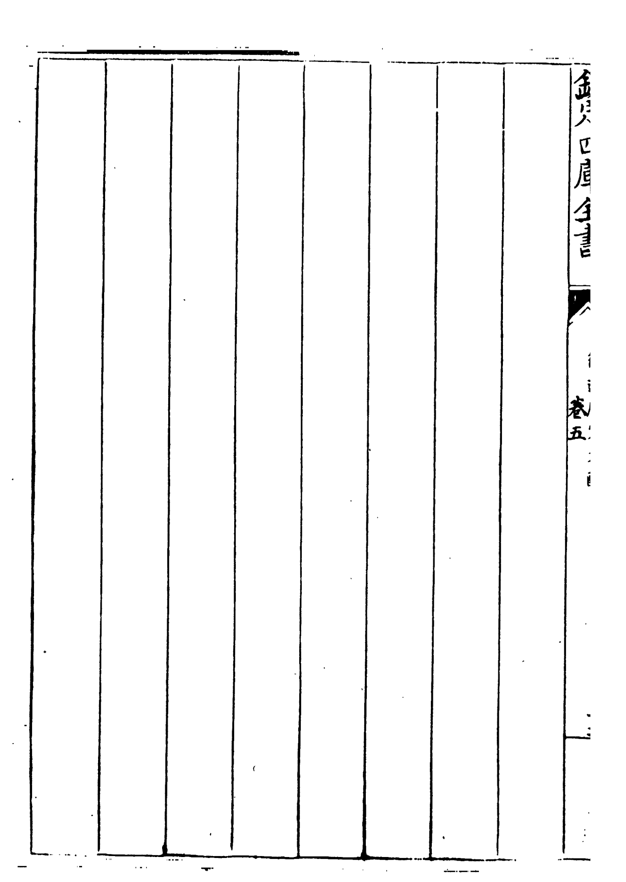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

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剌剌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顏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唐書殷侑傳侑陳州人通經術以講道為娛貞元末五經第其學長於禮元和八年回鶻請和親朝廷以

費廣欲紓其期詔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為屈已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衆色怖侑徐曰可汗唐壻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

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絶其禄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来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

也其水其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姚令威集注楊巨源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嘗有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之句白樂天贈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以此詩遂知名旣引年去命為其都少尹益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籍有詩送之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

任野情意葢指此此序長慶中公為吏部侍郎時作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

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冦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内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

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

退愈為之序云

本傳洪字濬川其先始烏石蘭後獨以石為氏有至行舉明經為黄州録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間數薦皆不荅烏重胤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乃具書幣邀辟洪亦謂重胤知已欣然戒行後詔書名為昭應尉集賢校理歐陽修曰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稱道耳今按新唐書乃歐陽修奉敕撰稱洪有至行而平日議論又云洪始終無可稱甚矣古

今信史之難也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兾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兾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兾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

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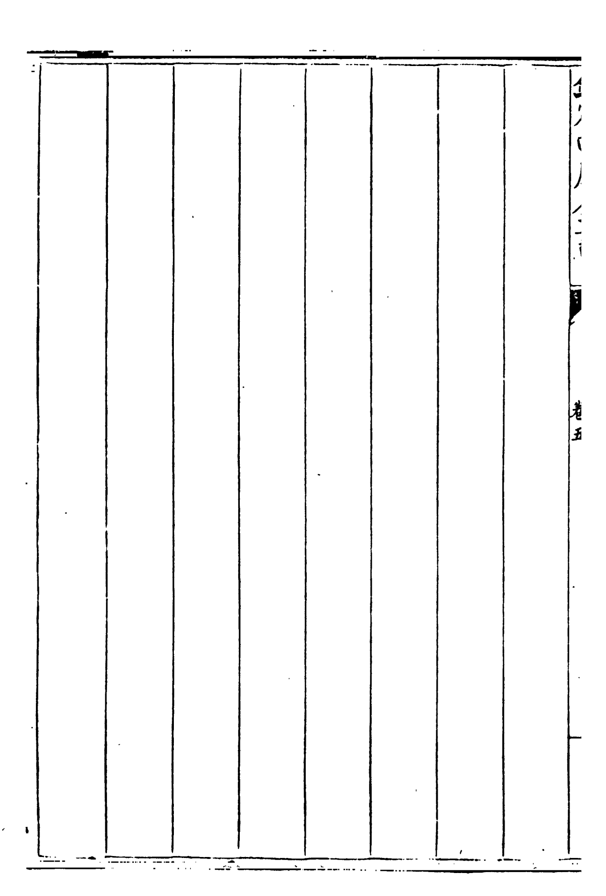
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溫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嗜書盛氣少所降屈李希烈反造為張建封參謀承密詔說劉濟効命稱旨將用為

諫官不果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録為太原幽鎮宣諭使為劉總開示禍福總藉所部九州入朝還授侍御史知彈奏劾大金吾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吴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胆落於温御史興元軍亂殺李絳授造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至則大宴將士酒間伏兵起叛者八百餘人皆伏誅加檢校禮部尚書觀唐書所載造葢英幹之士昌黎兩處士序辭若重石而簡温細玩之石序猶反

霞進規温序則唯自嘆失良友而已則其重温者尤至也昌黎時為河南令故曰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盎實為平日政有不通事有可疑之所諮而處者非虛言也

聖祖御
光偉
其辭
思故



評其氣磊落而出以精删超絕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隷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屛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

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隷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

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菑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

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畒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悦將行公卿大夫士茍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来守者所以祝公成政而来歸疾也

昌黎寫蠻夷情狀可謂如繪然云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則讀者當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葢唐德既衰朝廷削弱立言之體不得不張國威

耳如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葢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然而蘇子由以為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朱子亦有德不足則夸之議此亦其類也嘗考蠻夷之俗自周以上皆然非古淳而今漓也其用兵之見於經者虞舜殷武而已舜以三旬殷武以三年詩頌殷武而易稱其憊不無微辭然亦止是楚地耳非此序所稱嶺南五管之遠也自漢以降多用兵於蠻夷然終莫或得志孰曽盡根株痛斷之

哉就使能草薙而禽獮之無俾遺種於帝王御世之道又烏乎可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海可塵嶽可礪斯言不可易也如使殺人如草如禽而可以為平天下之具孔孟不足為萬世師矣況此蛇虎毒腥馬搏頻人懸度之區實非用武之地甲士饟夫勞苦疾疫之所傷死四封之外徵發期會之所繹騷兵刃未接於蒍民而良民已入於湯火矣所司恃其遠而莫之證也以敗為功以無為有千端萬倪莫可究詰非漢唐之已事乎且

唐時邕管黄峒之役昌黎謂據所殺傷賊必已盡今仍如故足明欺罔見於奏狀是昌黎原未嘗以爲真可草薙禽獮也說者曰聖王之治天下道德一而風俗同安得於蠻夷而有異治治之而不治矣能去兵曰夏后殷周之盛可謂至矣王化之隆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所爲驪戎者所爲陸渾之戎者其地即漢唐中原之地也其東南荒服之蠻所爲吳者所爲於越者其地即漢唐文物之區也在周則以其爲蠻夷戎狄之國並未

嘗以杞宋魯衛之政被之修其教不易其俗然而無礙其為三代之治道德一而風俗同也況其尤遠者哉說者曰如此則聖王之威亦有所止其何以云仁者無敵乎曰仁者無敵豈殺敵淨盡之謂邪虎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天下莫不歸者仁也歸則無敵矣易曰神武不殺唯仁故神武唯不殺故無敵也且夫所謂蠻夷者為其好則人怒則獸也好則人民吾同胞同胞可悉剸以刃哉怒則獸於禽獸又何難焉興六軍之衆盡殺

山中之蛇虎可不謂之無威乎讀者毋悮會昌黎之意

謂控制蠻夷之術真有盡根株痛斷之一說也

聖祖御評
前幅舉其成功
後幅勉其建績
下語不繁而屯
制之宜已瞭然
指掌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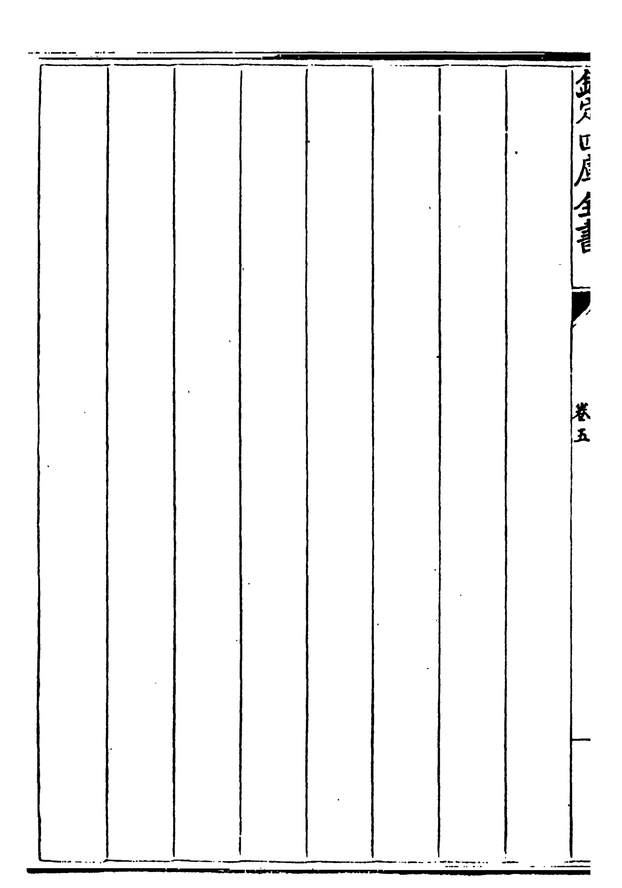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飢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

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

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可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

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
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
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没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
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按唐食貨志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
省度支漕運及絶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
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歳收粟二十萬及重華
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

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此文不言發議自李絳昌黎或亦有深意蓋惜其言之不用不得究其施而猶兾其相之一敀或終得奏其績也　又按六年冬重華之官始屯田連二歲大熟又請置十五屯因高為堡自振武極於中受降城屯堡相望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則是已更三歲矣而云八年冬来朝則非篇首六年六字誤即此八年八字誤也食貨志只言元和中而不言幾年歐陽永叔殆亦莫能考歟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来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

否也見其老頽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説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慚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

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竒不可附説語益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顛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来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矛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

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

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史記老子列傳著其鄉里姓氏子孫至備至悉葢漢室重黃老言至武帝時復修亡秦之遺説謂神仙可致不死之藥可得太史公是以著其平生行蹟子孫仕籍以見蓬萊方文瀛洲間無老子老子特世之隱君子爾以庶幾俗之一悟而荒唐謬悠之説可息也昌黎作軒轅彌明聯句詩序葢亦此意其時必有謂侯劉遇神仙者

故其序首即言彌明與劉師服素來往復歷著其狀貌語言而終篇即用太史公之文亦以隱君子稱之益深曉世人以彌明非神仙而神仙之說誠荒唐也自宋以來謂軒轅彌明爲韓愈乃退之自託以嘲弄侯喜亦失之遠矣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